

# 新疆變色前夕風雲

李 郁 塘

## 堯樂博士傳之四十

### 三位大員西北之行

當民國三十八年八月下旬，中共一野五十萬

大軍，在彭德懷親自督戰下，猛攻西北重鎮蘭州市，眼看就要得逞之際，俄僑史達林反而有些不放心，唯恐中共軍攻下蘭州以後，就會尾隨西撤的國軍，沿着河西走廊闖入新疆。那樣的結果，固然新疆也可變色；但那樣的變色，仍算是赤色的中國領土，總不如將新疆變成「東土耳其斯坦」列入蘇維埃聯邦的一份子，來的得心應手。乃急電派駐中共特派員佛拉第諾夫，轉知毛曾澤東，要求中共軍在取得蘭州以後，僅能止兵於甘肅、寧夏、青海三省境內，一兵一卒不得闖入新疆。蓋因新疆變色之事，史達林早有安排。因為中共軍不入新疆，就可節省軍力，好轉頭調向，南入川康，乘時趁勢一舉將播遷不定的國民政府予以殲滅，以便早日在北平成立中共「中央政府」。當時毛曾雖已進入北平懷仁堂沐猴而冠，但仍未南面正式稱王，未來能否一償稱孤道寡的宿願，還得看史達林的嘴臉來行事。因此當佛

拉第米諾夫將史達林的密電面呈後，毛澤東只得俯首聽命，不敢有違。

史達林獲得毛曾首肯，中共軍一兵一卒不得進入新疆之承諾以後，就密電新疆省主席鮑爾漢，要他煽動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，在蘭州變色後，新疆要作「和平降共」之舉。所提出的條件是：若新疆能順利和平降共的話，保證新疆局勢原樣一年。即鮑爾漢續任省主席，陶原任總司令。對中共方面，只准派駐三千政治幹部入新作象徵性的接收，一兵一卒，不得進入新疆。陶峙岳獲得此情後，內心大動。在他想來，中共席捲中國大陸，已是時間上的問題。較他職高位重而降共者大有人在，但降共以後能官復原位者，能有幾人。於今他在新疆降共，不僅保住老命，尤能官居原位，何樂而不為？就此朝思暮想，如何設法將新疆大局導於「和平降共」之途上。

就在此時，播遷廣州的國民政府，由閻錫山將軍組成戰鬥內閣，作大力抗共之舉。首先注重安定西北大局，逕派國防部長徐永昌上將、次長秦德純中將、蒙藏委員會周昆田副委員長三位大

員專程趕飛西北各省，傳達中央意旨，希望各省軍政當局精誠團結，共度時艱，冀求不使中共在西北得逞。

三位大員的任務分配是：徐永昌前往寧夏、綏遠，敦促寧夏省主席馬鴻賓及綏遠省主席董其武，全力支持馬步芳長官及馬鴻逵省主席，以便固守蘭州。秦德純與周昆田前往新疆，敦促警備總司令陶峙岳及省主席鮑爾漢，全力作馬步芳長官的後盾，鞏固大西北的局面。

三位大員奉命後，於八月二十三日搭乘專機，由廣州先飛重慶，因天雨關係停留一日，於二十五日飛漢中，二十六日飛蘭州。因蘭州先一日被共軍攻陷，乃改降青海西寧機場。當時的情況是，寧綏在東，新疆在西，三位大員分負兩路使命，此時此地就得分途進行，而飛機只有一架。當時徐永昌提議：東行路短，西行道長，三人先到寧綏，俟任務完成後，再西上新疆。但周昆田認為蘭州已失，西北局勢日形惡化，爲了爭取時效，最好分途進行所負使命，才最有效。此時此境，一因徐永昌年長官高，二因秦德純同意東行

，這架專機在周昆田禮讓下，成爲東行的工具，周昆田西行只好另想辦法。

### 冒險犯難徒勞無功

好在周昆田在蒙藏委員會任高職多年，曾四次來過青海，熟人不少，朋友很多，對於西行交通工具，自信有辦法可以解決。首先向設在西寧市的中央與中國兩航空公司，包租一架小型飛機好直飛哈密（哈密是兩公司的終點站），但因無機可包而未果。其次想等軍便機也未等到。在蘭州失陷以後，大部國軍都向西走廊西撤，但仍有少數國軍撤退到青海，因而西寧市也成了兵荒馬亂的地方，不宜久留。所有的朋友都勸周昆田搭馬長官接眷專機，逕返廣州交差了事。然而周昆田却認爲自己是今日張騫，負有通西域的使命，未到達目的地前，就半途而返，豈不辱使命。仍堅持西行，非入新疆不可。在等飛機無望之後，只好以汽車爲西行工具。

八月三十一日，周昆田先坐友人小轎車離開西寧市。其後因小轎車爬越祁連雪山，無力而拋錨於半山中，適有軍運大卡車經此，始翻過雪山而抵張掖。由張掖西行軍便車較多，乃晝夜趨趕，先出嘉峪關，繼入星星峽。時經十日，始於九月九日晨抵達新疆東部重鎮哈密城。首先去拜會哈密專員堯樂博士，寒暄過後，得知堯樂專員是一位忠誠擁護中央的維族領袖，始將本身任務向其透露。堯樂專員早知鮑爾漢是個老俄諜，陶時岳要跟着張治中走，周昆田此行，恐難生效。不過周昆田現已抵達哈密，既來之則往之，仍以前

往迪化去試探一次爲宜。適是日爲中蘇班機來臨之日，即命哈密縣長堯道宏（現在臺，任新疆省政府辦事處主任）代購一張中蘇班機機票，陪送機場，逕飛迪化。

周昆田於九月九日中午抵達迪化，爲了爭取時效，即時趕到警備司令部拜會陶時岳，但已遲了一步。而是日正是陶時岳以警備總司令的身份，在焉耆城主持南疆軍事會議，會議的主題，就是執行史達林的意旨；要新疆「和平降共」。所獲的保證，是在一年之內大家官居原位，絕不異動。因無人提出異議，就算決定。

周昆田未能見到陶時岳，大失所望，旋被參謀長陶晉初招待於東花園貴賓招待所內，當了不受歡迎的客人。東花園原是周昆田舊遊之地，因五年前吳忠信主政新疆時，周昆田是省政府委員兼新疆日報社長，常在此地替吳忠信招待來往貴賓。於今自身來到舊地作客，感慨良多。俟九月十一日陶時岳由焉耆趕回迪化以後，一切均運無法挽回，雖然見過陶時岳，已成不受歡迎的中央大員了。陶時岳既然如此，鮑爾漢更不必見了。周昆田此行冒險犯難，竟然徒勞無功。

### 三位大員無功而返

在此同時，東行的徐永昌、秦德純在寧綏進行的工作，也都無功而返。徐秦二人所以能返，是因有一架專機可乘，但周昆田在功敗垂成之後，中共一野大軍已湧入青海與河西走廊全境，東行陸路全被切斷，所有軍機也因陶時岳有降共徵兆，不再西來。此時此境，周昆田當不願漢蘇武

被困於匈奴之舊事重演，只好效唐玄奘到西天（印度）取經之行，另覓歸路。先循塔里木大戈壁北沿而行，繼越帕米爾高原而南走，再經坎巨提的冰山雪谷似的羊腸小道，最後進入巴基斯坦、印度等國，始覓到現代快速的交通工具，於民國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，歷時整三月，行程四萬里，始得趕抵香港。因閩內閣當時播遷於台北，旋又轉機飛返復興基地，向閩院長交差了案。

按周昆田此行，不僅當了漢張騫，也作了唐玄奘。張騫出使西域之苦，因有史冊的記載，國人皆知；玄奘西天取經之艱，西遊記上多所傳述，婦孺都曉。然而周昆田三十八年新疆之行，其艱其苦，兼漢唐兩傑而有之。尤且行程之遠，又數倍兩傑之上。但國人多不曉此情，而周昆田本人因功敗垂成，且具君子謙德，始終不願再追述往事。但其艱苦爲國之情，均係事實。假使當年（民國卅八年）各省市的方面大員們都能如周昆田的忠心報國的話，神州何能沉淪？十億同胞何必受此浩劫呢？

### 時勢轉終告攤牌

筆者在新疆服公多年，歷盛世才、吳忠信、張治中、麥斯武德、鮑爾漢五位省主席，在新疆陷共以後，原擬協助堯樂博士、烏斯滿、賈尼木汗等組織邊疆游擊隊，與中俄共作長期週旋。旋因中共軍入新，已無容身之地，遂循周昆田西行之途，逃離鐵幕。因而對周昆田西行艱苦之情，知之甚詳，爰在堯樂博士傳中加以記述，冀供史家參考。

就在周昆田副委員長趕赴迪化，要作旋坤轉乾之日，也正是軍統局迪化站內，應變求生爭論之時。當時出席人員，雖非迪化市的軍政首要，但也都是新疆國特中的中堅人員。其中包括迪化情報站副站長石玉貴上校，督察劉治上校，警備總部第二處科長方永剛上校，以及警備總部派駐哈密情報站長毛君強上校，再加上筆者計有五人，共提出了四個應變方案。劉治是南方人，主張由軍統局同志組成南行游擊隊，經青海、西康，越滇桂，向中南半島找生路。方永剛是北方人，主張東行，經寧夏去綏遠，托庇於董其武，掩去國特身份，以覓生機。毛君強與筆者都是由哈密前來迪化，找電台覓槍枝，好協助堯樂博士組織新疆反共游擊隊，冀以求生擬成方案。經過筆者說明此案內容後，又提出一個補充方案。

因時地關係，凡是不願參加新疆游擊戰的同志，亦可西走帕米爾，或南渡崑崙山，假道印度、巴基斯坦等國，再經南洋回到台灣。

以上四個應變方案，先由提案人各申己見，繼經出席人多方研討，最後由主持人石玉貴加以評鑑。他認為南行東走兩方案，路途遙遠，時不我予，求生機率渺茫，不宜採行，因而力主採取筆者所提的補充方案——向南疆撤退，最為實際而有效。至於參與新疆游擊隊一事，因附有攜帶電台一事，他不敢作主，必須俟饒鐵珊站長親來核示才可。

在此同時，陶峙岳在焉耆主持南疆軍事首長會議之後，即連夜趕回迪化，於翌日上午會見中央大員周昆田。言明新疆現已三面被共產勢力所

包圍，形成孤島，已無力執行中央政策，為了保持新疆十萬國軍的性命，與夫免除新疆五百萬人民陷於塗炭之境，只有降共一途。為了營救新疆忠貞幹部的性命，他已電請坐鎮漢中的胡宗南將軍，派兩架軍機前來迪化，接運到四川或廣州。這是他對維護多年袍澤所能盡的力了。並勸周昆田不妨俟接運軍機來迪化時，搭機返回廣州交差了事。

陶峙岳是日上午與周昆田攤牌以後，下午就將俯首聽命多年的饒鐵珊召去，先重述對中央大員周昆田所說的話，接著說明：凡是國特號的大小人員，今後均不宜留居新疆境內。高級人員可搭中央派來飛機飛走，中低級人員就得自行設法找生路。這是陶峙岳對軍統局迪化站的最後指示。

### 分道揚鑣各走各路

當饒鐵珊由警備總部返回情報站時，石玉貴與筆者等五人，已擬出四個應變求生方案，靜等饒鐵珊核定採行。饒鐵珊閱畢四案後說：「向南疆撤退一案，不失為吾人求生有效之路，其他三案不宜採用。」在饒鐵珊核案以後，筆者接著說：「本站既決定向南疆撤退，所有電台已無用處，就可全部撥歸給我，好協助堯專員等在新疆展開反共游擊戰。」

「邊疆人組織反共游擊隊，僅是紙上談兵，何能成功，爲了你的生命安全，我也希望你隨站本部走南疆的好。」

「那怎能成呢？我是銜堯專員之命，前來迪

化請助電台與槍枝的，於今不聲不響就走南疆，怎能向堯專員交待？」

「你既不接受我的意見，我也不必接受你所提走南疆的方案，我們就分道揚鑣，各走各路好了。」

石玉貴一看我跟饒鐵珊的爭論已臨破裂邊緣，便立即插嘴說：

「走南疆的方案，就是老兄提出的，老兄若不和大家走南疆的話，豈非對數百位同志沒有交待嗎？」

「我所提走南疆的方案，只是爲數百同志提供應變求生的辦法，本人並未承諾同行，那能談及向他們負有交待責任呢？」

就在這時，久未發言的劉治與方永剛也說：「饒先生是我們在新同志的最高領導人，我們每位同志都應尊重他。正副站長於今既然都同意所有同志一起向南疆撤退，每位同志都應奉命遵行。希望李學長不必堅持己見，要東返哈密，好將此案盡早決定，以便即時進行撤退工作。」

正當我籌思進解，話尚未出口之際，坐在我身旁的毛君強，突然站起來說：

「李科長不東回哈密，尚屬可行，因他的夫人是哈密籍，他遠走南疆，尚有家人親友照拂。而我的家人不是新疆人，非隨我走南疆不能求生，因此我明天仍需回哈密一趟，同時原駐哈密的同志，也要同走南疆，我回哈密後，順便將他們帶來，既省時又省事，可謂一舉兩得。」

毛君強此言無異幫了饒鐵珊、石玉貴的忙，堵住了我的嘴。在座的六人中，竟有五人主張全體

同志向南疆撤走，我若再申辯，當然無效也無益。同時又悟及劉漢東的警言：「多言有害」，只好默然不語。饒鐵珊認為我已同意南行，不再東返，於是就下令說：

「你們今夜就留在站本部，多辛苦辛苦，加速擬妥南疆之行的計劃步驟，明天開始逐步實施。因為時局日形惡化，應變宜快，不得有誤！」饒鐵珊語畢，我首先就想到交通工具的問題，乃立即說：

「紙上作業很容易，實際去做就困難。向南疆撤退一事，眼前的問題，就是交通工具。請站長明天先向警備總部要妥五部大卡車後，再擬撤退計畫，仍然不遲。否則沒有車輛，擬了計畫，還不是白費苦心。」

「本站人事與經費，一向獨立行事，不隸屬於警備總部。於今本站向南疆撤退，去向警備總部要車輛，恐怕名不正言不順吧？」

「怎會名不正言不順呢？本站在名義上是歸警備總部節制指揮，在事實上所有情報，都用副本呈送陶時岳過目。於今時局惡化到本站無容身之地時，陶時岳有責任將我們送到安全地方。這就是跟他要車的正大理由。」

### 撤退計劃一改再改

「向南疆撤退一事，勢在必行。關於交通工具之事，由我負責解決。明日上午就本諸你的理由，先去總司令部要求車輛，即使陶總司令不答應，我再向其他軍事首長去商借，也可籌到三、五部車。你們五人還是趕夜工，將撤退計畫全般

擬妥為宜。」

我們留在在站本部五位特警班一二期同學，在吃過晚飯後，開始擬撤退計畫。首先因毛君強第二天上午八時要搭機飛返哈密攜眷，並率駐哈密十多位同志前來迪化，因時間緊迫，需提前處理。即時擬妥兩電發出：一致哈密厚振中組長，囑連夜通知駐地同志，務必明日搭機前來迪化。一轉哈密縣長兼警察局長堯道宏，如數留購中蘇機票（哈密中蘇班機票，由警局代售）。繼訂北疆同志於三日內，一起撤回迪化，準備隨站本部行動。南疆同志以路程關係，指令九月某日集中於焉耆城，某日集中於庫車城，某日集中於阿克蘇城，最後於某日集中於喀什疏勒城。諸電稿擬妥後，天色已微明，毛君強因趕搭八點鐘的班機，首先離站，趕赴機場。劉、方二學長也於早點後，相繼離站他去。關於我的行動，饒鐵珊曾警告我：「你是此案提案人，應協助石副站長全力辦理撤退事宜，不宜再離開站本部一步。」這無異將我軟禁起來。識時務者為俊傑，我也只好遵命暫不離開本部。

時至九時，也是各機關開始辦公的時間，饒鐵珊身懷要車報告，逕赴警備總部，去向陶時岳請求派車。

當陶時岳看到情報站請求派車報告時，這是根據他昨日的指示，迅將留迪國特設法離新而來的。離新就需車輛，事實如此，無由拒絕。陶時岳當年已近七十，處世經驗老到，考慮事情又週密，他若彰明昭著派車，無異幫助「國特份子」逃生，這對他降共之舉，就是一樁大罪狀

。為了順利降共，就需將「國特份子」早日送走；但為避過邀功，就得藉故不允派車。適前一日駐南疆葉城一團騎兵譚變，陶時岳藉此當着饒鐵珊的面，在報告上批示「不宜南行，可向東走」。接着在案頭上的卷宗內，抽出駐莎車警備司令唐井然旅長的來電，指說南疆已起變亂，路途不靖，故不宜南行。若向哈密東行，不僅軍民商車很多，且每日有公路局的班車，尤且還有中蘇班機可利用。如此這般，就可避免警備總部給「國特份子」派車之嫌了。

但饒鐵珊此時對陶時岳仍然信任有加，認為陶時岳即使在新疆站不住腳，也是一走了之，決不會降共的。因而以為陶的八字批示，乃是出諸善意，應遵照辦理。饒鐵珊返回站本部，即拿出陶的八字批示給我看，說：「南行計畫取消，趕快準備東走。」

我看過批示，聽完饒鐵珊的話後，大不以為然的回辯說：

「葉城駐軍譚變，乃是不願接受南疆警備總司令趙錫光準備降共而來的，這與我們南疆之行，根本是兩回事，不相抵觸的，我們仍應按原計畫進行為宜。」

「陶總司令既作如此批示，又當面向我說明不宜南行的情形，我們就應遵照辦理，你不要另出主意，亂我心志了。」

由這一件事可知陶時岳陰險深沉到什麼程度，居然能把新疆「第一號國特」饒鐵珊隨意擺佈得團團轉而不自知。此時此境還要遵照他的批示去行事，真是愚不可及。

## 哈密去來欲哭無淚

饒鐵珊接著回頭對石玉貴下令說：「本站人員與電台，由你率領，今天下午就向哈密東行，不得有誤。本人暫留迪化，靜觀變情。」

迪化情報站向東撤退一事，決無出路，我根本不贊同。但旋又想及前幾天向站本部要求撥給電台的事，連一部也未允准，於今下令東行哈密，豈不要將所有電台，硬親自送到哈密堯樂博士府上，我何樂而不為？因為我懷有這一點私意，也就不再勸阻多說了。

毛君強於十時前即抵達哈密，一因夜間所發兩電生效；二因哈密縣長堯道宏兄朋友，不僅哈密全體同志與眷屬廿餘人能够依時齊集機場候機，尤且這班飛機的乘客竟全是我們同志同學。好在哈密警局保密到家，所有老毛子（俄國人）一無所知，否則如被蘇俄特務知情的話，這班飛機大有可能直飛伊犁或阿拉木圖，那樣一來，後果不堪設想。

毛君強旋即率眾再乘原機，時經二時飛返迪化，於正午十二時半趕到新滿城六道巷站本部報到。全站同志正整裝待發，竟奉命要東行哈密。這一來弄得毛君強一頭霧水，啼笑皆非。在兩小時前，他由哈密率眾西來迪化；兩小時後又要其率領原班人馬再度東返哈密。天下之大固然無奇不有，出爾反爾也是常有的事，但在如此短的時間內，由原地來再回原地的事，可說少之又少。此一奇事，居然被毛君強親身經歷，怎能不叫他欲哭無淚呢？

當時站本部正奉令東行，所有站員都忙得團團轉，無暇他顧。由哈密飛來的廿多人，一時又無交通工具，不能隨站本部的人員東走，吃住都成了問題。這時饒鐵珊要我出面代他解決這些問題。筆者奉命以後，首先想及週前迪化中央銀行曾有大批眷屬撤退到哈密。哈密中央銀行郭經理曾託我代他們覓過居停處。於今他們在迪化住所，一定空著。想到這裏，就拿起電話，與該行李經理通話說情，幸得首肯，如願以償。當我率眾到達中央銀行眷舍時，廚房裏樣樣俱全，要啥有啥，即時由女眷升火做飯，解決了當日的「民生」問題。

在哈密來人解決了吃住問題以後，接再解決行的問題。由迪化到哈密最便捷的交通工具，就是搭中蘇班機，不僅快速舒適，尤且省錢經濟（當時機票較車票便宜很多，因幣值貶值，車票隨時調整，機票固定使然）。因此毛君強與我吃完中飯後，就直奔迪化南樑中蘇航空公司預購週五機票（該公司每週二五有班機）。

多年來我來往迪化與哈密，已成該公司的常客，與主持售票的石副理，已成爲熟友。一見面後，我手持週二當天的機票，向他說明：今晨趕赴機場時，因坐車在半途拋錨，致誤了飛哈班機，事出意外，情非得已！敬請破格通融，改爲週五有效票，以免我這個小公務員的無謂損失。石副理是迪化籍的回族人，一向同情本國人，因我言之成理，當被允准，即時在原票上加蓋週五有效戳記，本人返哈問題，就此解決。因爲機票比車票便宜很多，凡是由迪化到哈密的人，都願乘

機前往，雖是週五的票，週二上午就售出一半。所餘機票被毛君強全數購得，但他由哈密帶來有廿餘人，只能解決半數人東行問題，其他半數就得覓汽車，或等購下週二的機票，始可全部返回哈密。

## 要往鄯善調解糾紛

因中蘇機週五才飛，我在迪化尚有兩天停留時間，正好來解決我在民政廳的職務問題。因新疆軍政當局降共只是時間問題了，決不能等到新疆省政府降共時，將我的名字也列入降共名單內，那樣的後果，將是我終身的污點。與念及此，遂於週三上午前往民政廳請長假。我一見到王曾善廳長，他就先開口說道：

「你回來的正是時候，今天銷假上班，明天就派你去鄯善縣，好調處該城東西兩大清真寺，因爭產而起的糾紛事件。因你在三月前，曾到昌吉縣調處過漢回民間衝突事件，甚爲得體，結果圓滿。現再派你去鄯善走一趟，你準備明日就啓行。」

我回答說：「報告廳長，我不能承命去辦此事。」「爲什麼不能承命呢？」「第一、我不是伊斯蘭教徒，不悉回民教規，對於調解清真寺間的糾紛，難以插手。第二、我今天回廳，不是銷短假，而是來請長假。」「爲何要請長假呢？」「想在哈密升官。」「哈密還有什麼官好升呢？」「出任副專員。」「想當副專員談何容易？那還要民選才成……。」

民國三十六年秋，新疆實施民選專員時，王

曾善曾任哈密區的主任監選員。深知民選一事，不僅手續繁多，還要勞師動衆，遂有此話。

「在哈密區出任副專員，還不是堯專員的一句話嗎？報請省方派人監選，也僅是官樣形式而已。」你既不願奉派前往鄯善，在全廳又沒有較適當的人選，我只好親自走一趟了。至於你請長假的事，我選得從長計議，待我由鄯善回來後再說吧。」新疆大局眼看就要變色，而我的這位老實近愚的頂頭上司，此時此地，還不知鮑爾漢已包藏禍心，陶時岳早懷二志，居然還在作夢來當他的「太平」廳長，爲了民間小事，遠去兩三百公里以外的鄯善作調人，真使我啼笑皆非，感嘆不已！

### 槍枝電台指日可待

迪化情報站向東撤退的大卡車，由副站長石玉貴親自押運，雖於週三清晨，就由迪化起程，但東行哈密行的汽車行程，要走四天。毛君強跟我雖週五動身，但乘飛機僅需兩小時就到，因此我倆仍較石玉貴早到兩天。我倆一下飛機就連袂去哈密專員公署，晉見堯樂博士專員。堯樂一見到我們，首先由案頭上的卷宗內，取出陶時岳由迪化拍來的「報告悉」三字電報要我倆看；同時指責說：

「你們常說陶時岳要跟着張治中走，爲何還將我的游擊計畫交給他呢？」

「我們在新疆打游擊找電台，唯一有效門路，就是軍統局駐迪化的情報站。當然得將游擊計畫交給饒鐵珊過目。而饒鐵珊却認爲在新疆打游

擊，最有力的支援人就是陶總司令，因此將游擊計畫交給陶時岳。他認爲即使新局惡化到國軍無法容身時，陶時岳也會一走了之，決不會對專員有所不利，要請專員放心。」

堯樂聽過我倆解釋後，認爲事既如此，不便再行深究，又說：「那你們此次迪化之行，有無收穫？」

「我倆前來晉見專員，就是爲報告此行經過。槍彈方面，已蒙騎五軍軍長馬呈祥允助五千枝

馬槍。但需該軍東撤，行經哈密時才能順道將槍彈留給專員。其次關於電台一事，饒站長雖未面允，但事實上情報站已決定將電台全部裝運來哈密，不日就會抵達，屆時即可被專員留用。」

「槍枝、電台既然都有了着落，你們趕快擬具分配使用計畫，等槍枝電台運到，就可按計畫迅予分配，以便早日組成最有實力的現代化反共游擊隊伍，準備跟中俄共長期週旋。」

（未完待續）

## 聖文 文庫 少年行全一冊 曹志源教授著

本書爲旅美學人華府美利堅大學國際關係博士曹志源教授精心傑作，作者以優美文藝筆調，對數十年來社會動亂，國家災難，戰時年幼從軍，軍中生活趣事，以及戰後大陸赤化之因果關係，有深入淺出極具歷史價值之分析。要目有：①不平凡的時代②溫馨與苦難交織的童年③抗戰中的悲劇④在磨鍊中成長⑤在歷史的逆流中游泳。附錄：金沙坡之憶、祖國的召喚、世界粗話大觀、名人當衆入睡趣聞等篇，篇篇可讀。三十二開本，二百五十頁，十餘萬言。現已出版歡迎購閱，定價新台幣一三〇元，郵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